

重提阿Q

十一月二十二日早會講稿

文能勝老師

我想向大家介紹一個人物，他已隨中國的崛起沉寂了很久，但近日在香港又再重現，他那種「精神」還把香港弄得滿城風雨，他的名字只有一個字——Q。

這個Q並非卡通片Q太郎的Q，亦非英文cutie的意思。他姓什名誰，無人知曉，只知道他出現在魯迅所寫的一本小說《阿Q正傳》內，但他獨創的「精神勝利法」則遠近馳名，現任的新一代立法會議員都爭相仿效，甚至將他的精神勝利法發揚光大。究竟這種東西如何厲害呢？我們先看看阿Q如何演繹：

阿Q有一回給村內的流氓欺負，阿Q不敢作半點反抗，待流氓散去後，阿Q就煞有介事地對村內的人說自己當天終於被兒子打了，還說當時的社會真不像樣，兒子竟打阿爹。

所謂精神勝利法就是使用虛假的勝利來獲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，是一種自我麻醉的方法，直接點說就是自欺欺人。阿Q就是這樣將被人欺負、但又不敢反抗的鬱悶卸去，在眾人面前取得精神上的勝利。為紀念阿Q的偉大，世人就將他這種精神稱為「阿Q精神」。

香港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古老當時興，將退隱多時的阿Q掘出來供奉，並認真地學習。試想想以龜速來宣誓，把粗言穢語加入誓辭，用變音作迴避，甚至以打傘撒紙等等近乎「破地獄」的形式來完成宣誓，表面上看似是對當權者的抗議，以為贏了漂亮一仗，實則只是借屍阿Q，自欺亦欺人而已，亦即是香港人所說的「小學雞」一隻。有時我亦替這伙立法會議員可憐，千方百計地想與中國人這身份劃清界線，但活出來的卻比中國人更中國人。阿Q精神原用以諷刺近代中國人死不認輸的劣根性，通常是那些

需要勝利而又無法取得勝利的人用來維持心理平衡的方法，但隨着中國的崛起，現在已沒有人再提阿Q精神了。這伙議員硬要「鹹魚翻生」，是否他們失敗太多了，真的需要用虛假的勝利來自我麻醉？

其實阿Q精神不是魯迅獨創的，中國自古已有，家傳戶曉的應是《淮南子》中的塞翁。相信塞翁失馬的故事，大家都耳熟能詳，他對失馬及兒子跛了腳的回應，就是古時的阿Q精神。宋朝的大文豪蘇軾亦有運用過——《水調歌頭》中的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」，其實或多或少都有阿Q的影子。

不要以為阿Q精神是中國獨有，其實在西方也有不少例子，甚至發生在兩任美國總統身上，其中一個就是林肯總統。有一次，林肯被一位議員當眾羞辱，令林肯火冒三丈，恨不得要將他煎皮拆骨。他回家後就寫了一封長信痛斥這個議員，寫完後倒頭便睡。第二天，他的助手要替他將信寄出，林肯就將信撕了，並說他的怨氣已在寫信的過程中發洩出來了，何須將信寄出？另一位是羅斯福，他在當選美國總統前，家裏被盜，失去了很多東西。一位朋友寫信安慰他，勸他不必太在意，羅斯福就回了一封信，除感謝朋友的安慰外，還說：「我應該感謝生活，因為：第一，賊偷去的是我的東西，而沒傷害我的生命；第二，賊偷去我的部分東西，而不是全部；第三，最值得慶幸的是做賊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」他們簡直將阿Q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俄國作家契可夫曾經寫過一篇名為《生活是美好》的文章，文中的腔調也和阿Q的精神勝利法如出一轍。

說到這裏，你可能會覺得擁有阿Q精神也不是一件壞事，當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時，能自我安慰，表現豁達大度的一面，說不定能解一時之困。蘇子多次被貶，不就是靠點阿Q精神才熬得過去嗎？否則，人容易鑽入死胡同，後果可大可小。如果屈原、西楚霸王項羽能有一點阿Q精神，應不至於投江自盡吧？而那個臨

終前仍然在仰天疾呼「既生瑜，何生亮呀！」的周瑜，如果早點認識阿Q，相信也不會落得如此呼天搶地的下場。所以阿Q精神在困境時也有積極的意義，它可以是一劑良藥，讓你在跌倒時能找個重新站起來的理由，不至令你走上絕路。但我們要有智慧地運用，而不是像那伙立法會議員般自我屈辱，然後就沾沾自喜，自我感覺良好，這樣只會被世人嘲笑。

我們應如何正確運用這種阿Q精神，才不會被人標籤為「新一代的立法會議員」呢？怎樣運用才可以發揮它的積極意義而不會淪為「小學雞」呢？我們看看以下兩位同學對默書零分的回應：

同學一：「今次0分無所謂啦，我都唔知擺過幾多次100分，今次就當豪畀阿sir囉。」

同學二：「今次默書零分應該係我太過大意，沒做好充足準備之過，呢次都係一次寶貴嘅經驗，我相信下次唔會再發生呢一種事嘅。」

如何判斷哪是「小學雞」式的阿Q精神？哪是帶積極意義的阿Q精神？先看說話者是否真誠，再看說話後對事情是否有幫助，用這兩點作原則，相信大家應懂分辨，也就能有智慧地做阿Q了！